

# 他们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上海解放的黎明之前

本报记者 卫中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这个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为了上海解放，许多英烈牺牲在隐蔽战线上，他们的生命永远定格在离上海解放只有几天、几十天的黎明之前。

今天，隔着近70年的岁月，当我们享受着和平年代的美好生活时，更应该再去认识一次那些如同流星般短暂而又璀璨的生命。

## 他们倒在上海解放前夜，1949年5月7日，半夜曾听到国际歌声，口号声和阵阵枪声交织在一起

1948年7月，“利群书报社”从香港订购的一批进步书刊，在海关被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稽查处查获，发现内有中国共产党出版物《群众》，随即展开大规模搜捕，追查到黄河书店、海燕书店等，《学生报》负责人之一严庚初因此被捕。同时，地下党员、兼任立信会计教师的周宝训不知道黄河书店已经出了事，去该店联系工作，一进门就被特务抓住。1948年10月25日清晨，国民党特务又闯入湖南中路531弄吉祥里18号立信会计学校，赵寿先、焦伯荣、郑显芝等人先后被捕。吕飞巡、黄秉乾因通知党内同志转移，也被特务抓走，因此案被捕的共产党员、农工民主党成员、进步青年多达200人，搜捕时间长达半年之久。

他们个个都经受住敌人的种种酷刑——老虎凳、电刑、灌辣椒水、尖竹片、照强光灯等等都尝遍了，昏迷后一桶冷水浇醒，渐渐复苏，但仍不吐实，让敌人在革命者的硬骨头面前无计可施。他们坚信黑暗即将过去，黎明就在前头，对未来的胜利充满信心。然而敌人的凶残超出想象，上海解放前夕，特务头子毛森授蒋介石“坚不吐实，处以极刑”的手令，开始了疯狂屠杀。

被捕后，赵寿先于1948年11月在狱中牺牲。其余被捕同志与敌人斗智斗勇，受尽折磨却始终坚贞不屈。吕飞巡身居虎穴，对革命的前途充满信心。为了建设新中国，他教其他狱友英文，每天都要读报研究形势，每周六还和狱友一起学唱革命歌曲。他对前来看望自己的妹妹说：“我对我们未来的生活充满信心，我会积极锻炼，为将来的建设做准备。我还用冷水洗澡呢！”

上海解放后，党小组多方查找，从附近农民处了解到，1949年5月7日那天半夜曾听到国际歌声，口号声和阵阵枪声交织在一起，对照上海市地下党警备处提供的情报线索，上海解放20多天后，6月20日才依据当地农民提供的线索，在浦东戚家庙一处战壕里，发现12具遗体，“利群书报社案”6位烈士以及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人物原型的李白烈士均在其中。

## 他把一批批物资送给新四军，在其中一架望远镜上，他刻了几个字：“日后与亲人(党组织)凭此物相认。”

陈尔晋，牺牲前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国防部陆军第三编练司令部副司令兼参谋长。陈尔晋毕业于黄埔八期科，后来又考进了炮空侦测班。这是一个专业性极强的学科，全国只招收六人，陈尔晋可以说是在当时国民党军中精英中的精英。

王晋曼霞夫妇这样的党的忠诚战士牺牲在隐蔽战线上。钱相摩，1947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对外公开身份是国民党中统特务。1948年6月，钱相摩到上海后开始着手建立安插在敌人内部的情报网络，至解放前夕已有百余人。钱相摩收集了大量国民党政治军事情报，他本人甚至还掌握了一个国民党警察局的联络站。遭到叛徒无耻叛变出卖后，钱相摩在被捕前藏好了手中名单，保护了情报网中的其他同志。在狱中，他被敌人施以电刑，胸口被烙出一个焦糊的坑，但始终没有出卖一位同志。钱相摩于1951年5月21日被杀害。李锡祐，上海解放前夕任国民党第六兵团三处处长兼警备第一纵队少将司令官，因参与起义，事泄被捕，1949年5月21日遭杀害。方守德，中共苏南地区地下党员，打入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军事组任副组长，因搜集敌浦东江防军事情报图时被捕，1949年5月19日遭杀害。

1939年，陈尔晋被派到西安，任中央军校西北分校教官，蒋纬国成了陈尔晋的学生。蒋纬国对陈尔晋非常敬重，在蒋纬国的推荐下，蒋介石把陈尔晋调到南京，担任总统府宪兵队长。

类似的例子可以列出几百个、几千个。这些年轻而美好的生命，在各自领域内都是佼佼者，如果没有牺牲，他们可以在各自的人生道路上走得很远、飞得很高。但他们怀着对国家未来美好期许、怀着对党的无比忠诚，毅然投身于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燃烧自己美好的生命，照亮了黎明前的至暗时刻。

长沙会战中，陈尔晋亲临前线指挥对空作战，共击落日机四架，击伤一架，尤其是其中一架敌机是陈尔晋本人亲手操炮击落的。消息传到远在重庆的蒋介石耳朵里，他说：“陈尔晋在我身边工作过，我培养了他。”1940年，陈尔晋因战长沙有功，升任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参谋长。然而谁也没想到，他真正的身份是中共地下党员。这一切，与他的夫人王曼霞密切相关。

王曼霞是一位富家千金，良好而全面的教育让她很早就接触到进步思想和爱国主义思想。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求学期间，她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王曼霞在西安加入中国共产党。陈尔晋与王曼霞结婚后，受到王曼霞思想的影响，毅然投身革命事业，并于1939年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对革命夫妇把大量军事情报传递给党中央，并积极在敌后开展统战工作。

解放战争初期，王曼霞得知革命根据地条件落后、武器装备匮乏的状况，将自己的一幢楼房变卖，筹措来的资金由陈尔晋通过各种渠道购置军用物资，通过蚂蚁搬家的方式，一批批地送到革命根据地。其中有一架望远镜，陈尔晋还刻上了几个字：“日后与亲人(党组织)凭此物相认。”

随着解放军在战场上一个又一个重大胜利，解放上海的战役即将打响。身为国防部第三编练司令部副司令兼参谋长的陈尔晋，接受我党组织的指示，决心为和平解放上海，策反国民党上海驻军起义，尽可能不打一枪，用和平的手段将上海完好无损地交回到人民的手中。然而由于叛徒告密，起义计划暴露，陈尔晋、王曼霞先后被捕。

在狱中，陈尔晋、王曼霞夫妇遭受了惨无人道的折磨拷打，这对革命夫妇一起经受了考验，在凶恶的敌人面前严守了党的秘密。1949年5月19日，一无所获的敌人将陈尔晋与王曼霞夫妇押往上海宋公园(今闸北公园)处以死刑。

在上海解放的前夜，有许多像陈尔晋们为严庚初这种保护同志、牺牲自己的崇高品格深受感动。周宝训被捕后，时刻担心自己藏在账簿夹层中的党员名单，买通狱中一名看守传递信息给自己父亲，烧毁家中账册。周宝训在狱中遭遇敌人酷刑逼供，但他只字不说，严守了党的秘密。黄秉乾得知身份已经暴露，便公开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受尽酷刑毒打始终坚贞不屈。他是广东人，用看守听不懂的广东话与前来探望自己的弟妹交流信息，组织营救工作。



▲秦鸿钧使用过的电台藏品图片/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



▲油画《晨曦——上海解放》陈宜明、顾秉卿、任今今等艺术家聚焦在上海人民中传为美谈的解放军爱民之举。和谐安宁的画面描绘了解放军官兵在进驻上海城后，夜宿街头巷尾，迎来新生城市第一个清晨的景象。(图/本报资料)

## 上海解放的那一天，我完成了地下党组织交付的最后一次任务

马懋如

那一天上海解放了。凌晨，心想解放军已经进上海了，我暗自高兴，但没有接到党组织的通知，不能擅自行动。虽早有通知，上海解放，我们静安区的地下党员到大同大学集合，但是一再强调要等通知。解放前夕，斗争非常尖锐，形势不断变化，敌人垂死挣扎，更加疯狂、残酷，为保存力量，不可提前暴露，组织一再交代要冷静，到时等通知，不可贸然行动。我因参加静安区的调查小组，做收集情报的工作，党的组织关系不在学校，和学校地下党没有联系。当时我的任务很紧，很忙，白天外出调查核实材料，晚上画图、抄写，有几天没有去学校上课了。那天我去学校，同学们都在忙着准备欢迎解放军。我懵了，我没有接到党组织的通知，不可能不通知，组织一再强调要冷静……同学们喊我参加，我说：我一路来学校，没有动静，我请大家打听一下再行动！后来，我的地下党员赶来了，说这是误传，太危险了！但是，从我们中也可以看到了人心所向，也说明胜利前需要冷静。



▲上海人民在市中心打出横幅欢迎人民解放军(图/东方IC)

有了这个教训，我告诫自己千万要冷静，我不敢出门，在家等通知。那时有电话的人家很少，二楼房东是一家银行的高级职员，家有电话，装在楼道，我们两家有协议，电话共同使用。不久房东把电话移到卧室去了，我们使用也就不方便了，实际是毁约了。我们无奈，只好不去打电话了，偶然有电话来，我们听到了铃声，房东不好不让我们接听，因此我站在楼梯口听铃声等通知。一等再等，没有电话，我很焦急。当时地下党是很秘密的，是单线联系。

卫说：许出不许进，我心想出去了回不来，党组织就无法通知我了，正在发愁，和我同小组的党员王翠珍同志骑自行车来了，她向我招手，大喊：解放了！解放了！我不顾一切，冲出大门，坐上王翠珍的自行车后座，直奔大同大学。一路上看到疲惫的解放军战士，抱着枪，靠着墙，席地而坐，正在休息，不扰民，市民交口称赞：共产党的军队和国民党的军队不一样……这就是我们自己的队伍，人民的子弟兵，我感到自豪！

我们没有接到通知，我不能贸然去大同大学，我也不能在家傻等，怎么办？我决定出去看看形势。我走到大院门口，门卫把住了大门，不许出去，很多人围在大门口，议论纷纷……我准备去学校附近看看动向，和门卫商量，让我出去一下，门

进人群，和相识的、不相识的战友们并肩上街宣传，张贴《上海人民》的号外——《大上海解放了 解放军约法八章》等宣传品……我们扬眉吐气，很自豪！我有任务在身，下午提前回家，拿出纸笔颜料，铺在家中的写字台上，毫无顾忌地画起地形图，不像以前躲在王翠珍家中的三层阁楼上，她望风，我画图！

在秘密报务生涯中，李白曾三次被捕，前两次经党组织设法营救后获释。1948年12月30日凌晨，李白正与党中央秘密通报时，不幸被捕。延安时期中共中央的收发报员秦岩曾回忆，李白同志发报手法非常清

晰。当收到他最后一次用暗号发出“同志们，永别了，我想念你们！”时，在场的同志都心情沉重地站立起来，遥望南方。在狱中，李白始终保持共产党人



《永不消逝的电波》

1958年上映 导演：王苹 主演：孙道临、王心刚、袁霞、黄婉苏

影片中，李侠被捕前发出的最后电文是：“同志们，永别了，我想念你们！”

们心照不宣，守口如瓶！在解放区的三弟也渡江南下归来，回到了上海。三弟虽是解放区的党员，他却却上海地下党领导，也是上海地下党的一员。我家四个中共上海地下党员，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

这个夜晚，我做情报工作再也不向家人隐瞒了，姐妹妹妹参加作图，我们共同完成了上海地下党组织交给的第二条战线上的最后一项任务！第二天一早，我整理了画(写)好的敌情资料，再不躲躲藏藏，再不需要伪装了，放进了书包。我背起了这沉甸甸的一书包资料，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昂首阔步，走向学校，在众目睽睽之下，交给了地下党的单线领导人计媛澄同志。

老计对我的工作，对我整理的敌情资料，很认可。我整理的资料准确，重要的情报都经过了实地考察。为醒目，我画的图是彩色的，形象化的，如学校是一本树，公园是绿色的树，特务机关是法西斯的黑色标记……

计媛澄同志是一位有经验的地下工作者，她衣着高级得体，气质高雅，有风度，敌人不易怀疑。交接情报是很危险的工作，她冷静沉着，经常约我在影院门口，或公交车站人多的地方接头，越是危险的地方，越安全，我们交接情报，配合默契，她们都很信任我，我很怀念她们。我没有再见到她。我的入党介绍人是张瑞必同志；在地下工作时的单线领导人共有四位，诸咏芬、樊雯、胡令升、计媛澄同志，她们都很信任我，我很怀念她们。

上海解放了，第二条战线上的战斗任务完成了，我们上海地下党的战友们、同志们各奔东西，各自战斗在新的工作岗位上，为人民工作。我服从党的安排到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工作……

本文作者今年89岁，现居于北京某养老院

## “同志们，永别了，我想念你们！”

1958年上映的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李侠在被捕前发出最后的电文是：“同志们，永别了，我想念你们！”李侠的原型之一便是在上海解放前夜牺牲的烈士李白。

李白原名李华初，1910年出生于湖南。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长征途中已从事无线电台工作。1937年至1948年在上海搞秘密电台工作。党组织还安排女工出身的党员裘慧英与李白假扮夫妻掩护电台，两人并肩战斗，产生了深厚感情，最终结成风雨同舟的革命伴侣。

在秘密报务生涯中，李白曾三次被捕，前两次经党组织设法营救后获释。1948年12月30日凌晨，李白正与党中央秘密通报时，不幸被捕。延安时期中共中央的收发报员秦岩曾回忆，李白同志发报手法非常清

晰。当收到他最后一次用暗号发出“同志们，永别了，我想念你们！”时，在场的同志都心情沉重地站立起来，遥望南方。

在狱中，李白始终保持共产党人

上海市历史博物馆研究部马建萍 供稿